

当得知自己被小三的时候 应该做些什么？

结婚的第四年，有个女孩加上我微信，让我别当她和老公的插足者。

我拿着结婚证就去会了她。

她懵了，但没分手。

正好，我也不想离婚。

我给我妈说，我老公外面有人了。

这是一个陈述句，我没说让她帮我或者什么的，她马上反应很大，「小伟那孩子怎么可能外面有人，看起来那么老实，你别多想。」

「女孩儿都找上门了。」我坐在她对面继续阐述。

「那你怎么办？你不会想和他离婚吧？离婚后你住哪儿呀？」

她看起来好像很忧心的样子，于是我马上笑着说：「没有，刚刚同你开玩笑的。」

在她的怒骂中，我离开了他们的家。

走在街上，我好像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。

我就站在人潮中，大家匆匆忙忙都有各自的去处，好像只有我没有。

我和我的老公已经结婚四年了，我想起四年前我们还没结婚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刚毕业，我回家发现家里没有我的房间了，因为我弟弟要结婚了，我爸妈让我住客厅，那个时候他们说：

「反正你也待不了多久，就将就一下嘛。」

那个时候我和他刚刚在一起，我拖着行李箱打电话给他说：

「我好像没有家了，我连个属于自己的房间都没有。」

他来接我，带我去他的出租屋，告诉我他会给我一个家。

我就在那样的情况下嫁给了他。

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，就是去领了证，然后一起去吃了碗牛肉面，他给我加了个煎鸡蛋。

我们一起奋斗着买房子，计算各种成本，为了节约房租，我们住在偏僻的安置房，里面时常有蟑螂和老鼠。

我买过很多的药都没有用，那个时候他总抱着我说：「再忍忍，再忍忍就好了。」

这四年里，我们一边攒钱买房子，一边也搬了好几次家。

可是没有一次是让人满意的，我们总是屈服于各种现实，每次都是忍一忍，从一个单间换到另一个单间。

我们终于攒到了首付，下个月我们就要搬进去了。

可是就在昨晚，有一个女孩加了我的微信。

她告诉我，让我不要做小三儿，女孩子要自爱。

我才知道，我的丈夫已经出轨一年多了。

我当时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是去找他理论？我握着手机有些发抖，我是个很懦弱的人，我当时甚至连同他对峙的勇气都没有。

我只是匆匆忙忙告诉他，我妈身体不舒服，我先回去一趟。

他拿着手机在打游戏，连头都没有抬一下，道了句好。

二

如今我从我爸妈家里出来，我再次面临同一个问题，「我要去哪？」

冬天的成都有些冷，紧了紧我的风衣外套，我实在不知道去哪里。

这四年来，为了挣钱，我将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，这让我几乎没有朋友。最好的朋友是读大学的室友，可是我们现在天各一方，我也不想让她知道。

微信里那个女孩还在继续发消息，还给我打语音。

我拒接了，告诉她明天见面聊。

我要去弄清楚一件事：我的丈夫到底是如何出轨的。

那个女孩给我发微信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相信了，但是我还想看，我想看他们是怎么在一起的；这个和我同床共枕四年的人，另一副面目是怎么样的。

我买了好菜好酒回去，菜里放了安眠药。

他最开始抱怨我浪费钱，我告诉他，都是因为我觉得你辛苦了，想给你补补身体。

他一边吃饭，我一边问他：「你喜欢我什么呀？」

他有些不耐烦，「都在一起多久了，还问这个。」

我继续问：「那你为什么当初要和我在一起呀？」

他连回都没回，继续一边玩手机，一边吃菜。

新家我们还没搬过去，现在我们住的还是一个单间出租屋，房间里有一张床、一个衣柜、一张桌子。

此刻我们正在桌子上吃饭，我透过衣柜上贴的镜子，看见了自己的模样，微胖，因为做饭的原因脸上冒着油光，头发有点乱，我没由来的有些恶心想吐。

这四年来，我都冲着—个目标就是挣钱买房子，好长时间没有好好照过镜子了。

难怪！连我的丈夫出轨了我都不知道。

你有没有听过—句话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居然有些哽咽，昨晚知道他出轨后我都没有这样。

可是现在，我想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喉咙却像有千斤。

我忍住想哭的冲动。

他似乎终于发觉我有些不对劲了，停下了吃饭的动作。抬头问我：「你怎么了？你妈说你了？」

「不是，我想问你—件事。」

「你说！」

我整理好情绪故作淡然地问道：「你有没有听过—句话，饥不择食，慌不择路，寒不择衣，贫不择妻。」

他愣在当场，不过几秒，便怒而问我：「什么意思？你现在嫌我穷了？你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儿。」

—个贫字像—把镰刀—样割着他的自尊心。

现在是下午 6 点，出租屋里热得像蒸拿房，我们为了省电，空调—般是开半小时，等到热到受不了了再开。

他愤怒地盯着我，面目狰狞，额头上有汗水滑落，嘴角还泛着油光，我突然很想知道那个给我发微信的女孩子见过他这副模样吗？

我们对峙着，可是我此刻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，只觉得浑身疲惫。

「你们能小声点吗？还让不让人休息呀！」

住单间独卫的那个女生来敲开了我们的门，真的足够荒唐，我已经 27 了，连吵架的私人空间都没有。

我的人生，为什么过成了这样？

我深深地呼了口气，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：「因为你选择了合租，所以你想要在下午 6 点睡觉，你需要运气。而我选择了合租，所以我同我的丈夫吵架都没有空间。」

「神经病呀！」她骂了一句就走了。

因为她的出现，我和我丈夫的对峙结束了。他拿了衣服去洗澡，桌上留下了一片狼藉给我。

若是以前我会去打扫战场，今日我就放在那儿。

走到镜子面前细细地端详着我自己，我已经快要认不出我自己了。

我是什么时候变成这副样子了呢？

他洗完澡看到桌上的碗筷，理所当然地道：「你怎么还没去洗？」

「王伟，你凭什么觉得就该我去洗？我是天生就该洗碗做饭的吗？你给我开工钱了吗？」我一句又一句地问着他又好像是问着我自己。

「我 TM 的！算了！林梅你今天发疯，我不同你计较，算我倒霉，我去。」

看吧！他把做这样的事当成一件很倒霉的事，那我是倒了什么霉要做这么久。

三

晚上因为药物的缘故，他睡得很熟，我用华为的指纹解锁功能打开了他的手机，这是我在婚后第一次翻他手机，应该也是最后一次。

我看到，他给那个女孩子发「小屁孩儿！你在想什么呢！怎么能不吃饭呢？」

他送她 Y 家的口红，送她 C 家的包包，为了让她好好学习给她买平板，方便查资料。

我的手机用得很卡了，他劝我再坚持一段时间。

过生日我自己送了自己一支口红，他说你们女孩子就是容易受那些消费主义的陷阱。

我不是受消费主义陷阱，我是被这样拙劣的借口都给耍得团团转。

我还翻到上个月下暴雨那天，他开车去接那个女孩子，我当时为了省几十块的打车费，愣是坐公交车把自己淋得像落水狗一样。

他在我之前回来了，只是愣了几秒说今天的雨好大。

他怎么不知道雨那么大，他能去接别人，我却讽刺般地淋雨回到这个破屋子。

我实在是无法同他待在同一个房间了，将我的行李收拾好，半夜就这样出了家门，

找了家宾馆，开了个小时房。

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，我似乎能联想到他是怎么对待那个女生的，有多么贴心，有多么舍得为她花钱。

不是我受消费主义陷阱，是这个男人打心眼儿里觉得我什么都不配，我所花的钱任何一点在我自己身上，在他眼里他都觉得是浪费。

我决定了去见那个女孩。

带着结婚证，去见了她。

在咖啡厅的桌子上，我把结婚证直接放上面。

她满脸的不可思议拿起证件，又看了看我，端杯子的手都在颤抖。

「没事的话，我可以走了吧！」我拿过证件，毕竟离婚还要用它。

她却突然拦住我，「姐姐，你不怪我？」年轻的女孩满脸都是胶原蛋白，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就那么望着我。

难怪王伟舍不得她淋雨，「我怪你又能怎么样呢？」

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他告诉我他是单身的，我还准备把他介绍给我爸的。」女孩子低头自责着。

我瞥见她外面停放的红色保时捷，这款车我之前见我的客户开过，市场价百万以上，女孩子年龄不过 20 左右就可以开这样的车，难怪王伟要那么上赶着去。

我看着她那张单纯的脸，突然改变主意道：「我想和他离婚，你能帮我吗？」

「怎么帮？」

我看着她的眼睛，一字一句道：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只要不要让他知道我们碰面了就行。」

「就这么简单？」

「对，就这么简单，不过如果不嫌麻烦，可以给他一点希望，这样我们会离得更快。」我继续道。

女孩子却突然坐了下来，面上再无单纯神色，「姐姐，我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？」

我冲着她笑道：「没有什么好处，只是这样王伟得不到什么好处而已。」

她没有说话了，我知道她会按照我说的那样做的。

一个生活那么优渥的女孩子的自尊怎么可以容忍这样被践踏，她又怎么可能是想要求我原谅，不过是想试探我的做法罢了。

我没有再回出租屋，从宾馆出来，自己给自己租了一个房子。我没有太多时间去矫情，我还得上班。

我不上班，我交不起房租，我不上班我可能会没有饭吃，如今只有工作我可以依靠了。

在我搬出来一周后，王伟找到了我，是在公司。

「梅梅！你到底怎么了嘛，打你电话你又不接，还在和我闹脾气吗？」他的皮囊长得还有几分姿色，说这话的时候深情款款。

公司里的小女生都侧目看了过来。

我突然想起，他惯会用这招，在公众场合把私事摆上来，逼迫我就范。

读大学的时候，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同他在一起，他在宿舍楼下摆上心形蜡烛，拿着玫瑰花，诉说着他有多么多么喜欢我。

当时围观群众也是，他们起哄道：「答应他！答应他！」

那时候还有两个室友对我说，一个这么帅的人愿意为你这样放下面子，不然试试呢？

可是那时候我是真的有几分犹豫，我好像感受不到他有多喜欢我。

如今我明白他为何要那么做了。

我在读书的时候是出了名的上进，奖学金年年都拿，还做各种兼职，那个时候我还听见有人讨论说谁娶到我就有福了。

这个福是他们的福，因为我省事，还有性价比高、实惠，我和王伟在一起我什么都想着不给他增加负担，什么都怕麻烦到他。

我曾经也问过他喜欢我什么。

他说他喜欢我独立。他不是喜欢我独立，他是喜欢我不给他添一丝一毫的麻烦，他是喜欢有个人可以不看重他的家庭条件，陪他去熬过那些低落难熬的时光，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一包方便面一人一半。

我这次没有随他的意了，他不是喜欢让别人来仲裁私事吗？

我蹲在地上，眼泪大滴大滴地掉。「求求你不要打我了，我绝不干涉你和她的事。」

夫妻之间的事，是没有公道可言的，不过是看谁更会说罢了！他想要扮演温润丈夫的角色，我偏不！我不仅要曝光他出轨，还要送他一顶家暴的帽子。

他看着突然变脸的我，脸上温和的表情终于裂开了。

伸手想要将我拉起来，见义勇为的男同事快速将他隔开了。

我和王伟认识这么多年，我怎么可能会猜不到他会来公司？与其让他来找我，不如我提前下手。

最近我故意在办公室露出瘀青，都是我自己动手的。我不想因为婚姻这件事丢掉工作，我需要怜悯之心，我更需要以后他都进不了我公司的大门。

但是我在办公室从未说过我的婚姻发生问题了，我只是让他们去猜，他们会自我构思的。

我如今在这座城市可以依赖的越来越少，和同事们已经相处了两年，大家彼此都很了解，之前公司团建我还带过王伟。

我做这些，只是希望王伟不会再来公司打扰我。

四

回到我的出租屋，王伟继续打着电话，我依然一个都没接。

他发来短信质问我是不是对那个女生做什么事了，让我不要伤害她，有什么事冲着他来。

不要伤害她？真的太可笑了！我的丈夫第一件事不是怕我知道他出轨，而是怕我伤害他的情人。

是他主动追我的，是他告诉我会给我一个家。

也是这个人摧毁了我所有的期待，不！也许从一开始，他只是想选择性价比高的妻子而已，就如同我们搬家搬过的那些出租屋一样，我们一边嫌弃它，一边住着它，因为我们暂时没有更好的选择了。

而现在王伟有了更好的选择了，自然就该「搬家了」。

很快我就接到我妈的电话，她说：「男人嘛！偷腥总是在所难免的，我如今不是 18 了，是快要奔三的人了，已经没有挑头了。」

我只说了一句话，「妈，只要你摸着良心同我说，你从来没有后悔嫁给我爸，从来没有后悔生下我和我弟弟，我就吞下这口气。」

她在电话那端停顿了一会儿，最后道：「你真是疯了！读书把你读傻了！」

挂掉电话，到了晚上王伟继续发短信：「你什么意思，不行我们就去把婚离了，你这样躲着我也不是个事。」

这次我回了他：「我这几年都不会和你离婚的，不如看看那个小妹妹能等你几年吧！只要我不签字，这婚就离不成。」

他再次打电话来，这次我接了。

「你什么意思，你妈都说你下定决心要离婚了的。」

「我改变主意了呀！你那么优秀啊！我一个要奔三的女人，哪里还有什么挑头呢，自然要好好留住你呀！」

「那你还搬出去！」他似乎已经很不耐烦了。

我真是惯出他这种脾气了，也是我自己犯贱。

「我搬出去是因为你恶心呀！我和你待在同一个空间我都反胃，你给我记好了，我想离就离，我要是不想离，你一辈子都别想和那个女生结婚。」

他的态度终于软和下来，「求你了林梅，您别去找她，她是个很单纯的女孩子。」

我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挂了电话。

那个女孩很快发了微信过来道；「你可要坚守住呀！像你们这种一般嘴上说着分，到时候最舍不得还是你们。」

「我们这种？我们是哪种？」

她没再回我，我握住手机的手都快握不住了。

一件事，谁最想要达成，谁就会付出越多。我要等王伟想离婚想得梦寐以求来找我。

五

接下来的日子，王伟还是会时不时地给我发微信，我都没回，依旧是上着班，直到有天我弟弟叫我回家吃饭给我爸过生日。

我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，我妈给我打电话：「幺女，你爸来接你了吗？」

「我爸什么时候说过来接我？」

我自己打了个车到家，看见他接着我的表妹，我们互相对视了一下。「回来了呀！」他冲我打了个招呼，似乎有些尴尬。

但是我已经习惯了，他一直是这样。

我刚工作回家，有次没买到票回家，晚上七点了我才到老家的镇上，我在路上等了一个多小时，他才来接我，他问我是不是有毛病，要折腾到这么晚。

可是我记得大冬天，我表妹从外地回来，他半夜骑车去接。

我表妹是我小姑家的孩子，我们两家的屋子隔得不远。

所以她每次回来都是我爸去接她。

她比我小几岁，后面读书也是我爸送她去，真好，有人宠着。

吃饭的时候，我弟问我是不是真的要离婚，又问我离婚能分到多少，有什么打算。我爸适时地表示在镇上住得不舒服，还是大城市好，医疗条件好，以后我妈生病了也好看医生。

我反问，你们不是早就给我弟在成都买了房子吗，为什么不和他一起住？

我爸将碗重重地摔在桌上，我早就知道生个女儿是靠不住的。

靠不住？这些年你的医药费谁付的？你和我妈一年四季的衣服谁买的？每月一

千五百块的生活费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

我大学毕业，工作已经签好了，不过是要再等一个月才去报到，我在家给你们做那么多农活，你说什么？你说我在家吃白饭。

一口气说那么多话，我甚至有些气息不匀了。

我爸生气得要冲过来揍我，他骂我就知道翻那些陈年老狗屎，我妈赶紧把我拉去厨房。

我和我妈刚在厨房忙完，桌上他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。

我看着这样的场面，仿佛以前那些无数次这样的场面穿梭在我的脑海里。

我很讨厌他们过生日，我讨厌过年，我讨厌任何节日。

因为一旦有这样的時候我和我妈就好像是旧社会偷渡而来的仆人，我们要从早到晚地忙碌，让他们吃得开心，然后再打扫战场。

这样的日子我真的有些受够了。

我回到了我妈屋子里准备拿包走人。

却瞥见我弟的孩子在用画笔画我的包，那个包是我闺蜜送我的生日礼物，我很爱惜的。

他抬头看见我，依旧装作没看见一样，继续画着。

我走过去，拿过他的玩具一把扔在地上，那是一个变形金刚，当场被摔断了一只手。

他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我拿脚添上了几脚。

他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。

我弟他们很快冲了进来，熊孩子赶紧奔到了他爸爸怀里，嘴里哭诉着：「姑姑欺负我。」

我弟只是安慰他儿子道：「姐，你和一个小孩子计较什么呀！」

我同他讲，你可以同我计较，玩具我可以赔。他笑呵呵地说；「那怎么好意思！」我瞄了那玩具一眼，之前我同事给她儿子买过，那个玩具好像 500 元以上。

于是我继续道：「我赔可以，不过你儿子弄坏了我的包，你也要赔。」包上 D 家的 logo 很明显。

他愣了一下，「你这是真包？」

「对！有发票！」我笑着回道。

「可以啊你！舍得给自己花这么多钱买包，都不舍得给爸妈花。」他义愤填膺地责骂着我，正义感简直爆棚。

「不如我们来盘点一下这些年你给爸妈花了多少？我给爸妈花了多少？」

我这一句话，他刚刚那些油然而生的正义感瞬间就无影无踪了。

这个时候我妈出现了，她看着我们剑拔弩张的气氛打岔道：

「林梅，你多大了还同小孩子计较，你小时候就喜欢欺负你弟弟。」她念着这些像是口头禅一般，一边收拾着满地狼藉，一边碎碎念着。

他们都怕我欺负谁谁谁，我欺负谁了？我怎么这么厉害？我要是真的这么厉害该有多好。

「林子涵，你摸着良心说这些年我们两个谁欺负谁？」我质问我弟弟，可是他还没说话，我爸就出场了。

他说：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你一回家就闹得天翻地覆，大家都对不起你吗？」

我实在无力再去争吵了，小孩子才会去执着地探究对错，殊不知在爱你的人眼里你做什么都是对的，在讨厌你的人眼里你做什么都是错的。

我的名字是随便取的，我爸去办出生证明，他看见墙上挂着一幅梅花图，就当场敲定了我的名字；而我弟弟的名字是他花了88元找一个教书的朋友取的。

我只是小时候才不明白，处处想同我弟弟争上下。

每次考试我都使劲儿努力地去考，我以为我考班上前几名，他们就会开心，就会多看我一眼。

其实，我考前几名，甚至哪怕考第一名，都不如我弟考试进步一名来得让他们开心。

六

王伟没有坚持到一个月就主动找我离婚了，地址选在了我们小区楼下的咖啡厅。他这次给了条件，房子留给我，车子给他，存款我们一人一半。

我否决了存款的提议，告诉他这些年我们两个的平均工资，我比他多。一下子像点燃了火药一般，他青筋都暴出来了，冲着我怒吼道：「你厉害呀！你牛逼呀！你比男人都挣得多，你再厉害还是没人要你，没有男人要你，你爸妈也不喜欢你，存款全都给你，你拿走呀！反正你已经可怜得一无所有了。」

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人在愤怒的时候做的决定是不会考虑利弊的。

我以前保护他的自尊心，从来都不提工资高低的事。

但是我现在再也不想替他着想，我只想用我所有能想到的词语去伤害他，凡是能打击到他的，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出口。

他也是如此，他以前都会故意避开我家庭的话题，但是现在他也想用这把刀子捅我。

两个人喜欢的时候，会把各自的秘密都说给对方，但是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，这些秘密会在分道扬镳的时候化作一把把利剑刺穿对方的胸膛。

我们很快办好了手续，在最后分别的时候他却同我道歉，他说对不起，我不该那么说你。但你真的太要强了，你为了每月给你爸妈钱，拼命地工作；你怕我觉得你占便宜，可我们是夫妻呀！你从来没有信任过我，没有依赖过我。

他说这话显得很委屈。

我本来是不想回应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可笑程度吧。我问他，既然你知道我的这种心理，那你可曾告诉过我，可以不用这么想？可曾在生活里为我着想过？我加班你给我做过几次饭？来接过我几次？上个月下大雨，我为了省钱淋雨坐公交回家，你当时在去接谁？

你怪我太要强，可你有做什么可以让我不要这么要强呢？

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，只留下一句：「你觉得生活都是辩论赛，那就祝你一直都是赢的一方。」说完留我一个人在原地。

晚上我就接到了我妈的电话，她问我为什么离婚这么大的事都不给她说明，还是王伟同她说的，她问我有没有把她当妈。

我马上顺口道：「妈妈我好累，我想辞职休息一段时间，可以回家住吗？」

她在电话那边讪讪不知如何开口。

我善解人意地告诉她，刚刚是同她开玩笑的。

他们总是说我要强，说我不懂得柔软。可是也要我柔软有人要呀！我除了我自己，别无依靠。

王伟真是做得厉害，我们分割财产的事他一五一十都给我妈说了，他生怕我会过得好。

我妈一哭二闹三上吊地同我吵闹着，让我把房子加上她和我爸的名字，她说以后我再嫁，这就又会变成夫妻共同财产。我问她怎么懂得这么多，谁教她的，她就开始支支吾吾。

我怎么会不知道是谁教她的呢？

但我又怎么可能答应她呢？王伟的事情让我明白，我所有期望、渴望的除了我自己谁都不能给。

我问我妈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好吗？

她没说话，我继续道：「最开始是渴望得到你们的注意、你们的赞赏，不对，是渴望你像爱我弟弟那样爱我，后来是想还给

你们。你们说我欠了你们的，那这笔账我就早点还。你算一算，我这些年给你们的是不是早就超过你们给我的了？」

你们养我到 18 岁，连读大学的钱都是我半工半读自己挣的，而你们养我的那 18 年，如果换算成劳动力价值的话，不一定我们谁欠谁。

她在电话那头开始哭诉，说我为什么要算得这么清楚。

是我要算清楚吗？我给你谈感情，你给我讲钱；我给你讲账目的时候，你给我讲感情。

我怎么都是错的。

七

那个女孩子确认了我已经和王伟离婚后，让我赶紧把房子卖了，离开这座城市，她已经受够了。

我问她后续想干什么。

她说，敢骗她就要付出代价，要是让她父母知道，王伟更惨。

这话哪怕是她隔着微信发过来的，我都羡慕得要死。

这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长大，才能这么自信。自信地相信她父母一定会全心全意地维护她，不像我还得担心我爸妈站在王伟那边。

我火速和公司申请了调去外省，把房子卖了。

其实我也没有方向感，但是我知道等那个女孩子抽身，我继续留在这儿会有很多麻烦。

我来到 S 市半年的时候，接到了一个电话。

是我妈妈打给我的，她讲话的时候顾左右而言其他。

我同她扯了很久，她才说她生病了，问我可不可以回去看看她。我没由来的一阵慌张，我们家的习俗是，除了我弟弟生病，其他人生病都是能拖则拖。

比如我以前高中得中耳炎，本来可以及时治疗，但是辗转于各种小医馆，硬生生把其中一个耳朵拖到鼓膜穿孔。

我赶紧和公司请了年假，买票回了家。

我妈已经在县里的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了。我没有回家，直接拖着行李箱去了医院。

她见到我眼神躲闪，又带着讨好的笑：「么么，你这次回来车票得多贵呀！你耽误上班，得少拿多少钱呀！」

她脸色蜡黄，嘴唇也干得起皮。

我没说话，看着她这个模样我的眼睛已经红了。

这些年，我一直告诉我自己，我只要尽我该尽的责任就可以了，可是当我真的看到她过得不好，看到她那副模样，我还是

觉得很难受，心里酸涩得厉害，我死死地忍住不让眼泪流出来。

我朝着她走近，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。

她以前是有些微胖的，可是我们不过半年没有见面，她就瘦了好多，握着我的手，除了满手茧子，就是骨头。

她用力地笑着，看了我几眼又很快低下头道：「我不是故意要叫你回来的，我……我就是，怕以后没机会见你了。你这趟回来，不知道老板扣你多少钱呀！」

我没回答她这个问题，只问她什么情况。

她还没说，我爸就拿了病历来。抽了一口烟，吐出一大口烟圈：「哎！人倒霉了，喝凉水都要塞牙！说她子宫里面得了啥子瘤子，你说长瘤子还能活下嘛！所以喊你回来看哈……」

我爸断断续续地说，他一边说，一边抽烟，整个病房都是烟的味道，我赶紧让他出去，把窗户打开。

我问我妈是不是只在县里看过，她说都看了好几家了，都说长瘤子了。

我问她为什么不去市里或者省会医院。

她只是两眼无神说：「那好贵哦！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懒得折腾了嘛。」

我又问她，你是真的不想活了吗？

她这次没回答，只是低着头。

我看见大滴大滴的眼泪落在被子上，那些眼泪好像也落到了我心上。她以前打我、骂我，厚此薄彼，我都没有这么难受。

我曾经说过无数次，我总有一天要让她后悔。

可是，我要让她怎么后悔？

我又问她，林子涵呢？她忙拉着我的手：「你别怪他，一家人总得吃饭，不能说都围着我转呀！」

我还没说怪他，她就怕我怪他了。这种无力感让我觉得呼吸都不顺畅。

我看了看病历，只说是长了东西，可能是瘤子，只拍过片子，输液都是输的消炎类药物，便决定带她去 H 医院看。

我妈的眼睛亮了一下，又问我，那挂号好麻烦的，不容易挂到的，医疗费也好贵……

她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堆，见我没说话，又小心翼翼地说：「那钱怎么办？你爸的钱他要养老，你弟弟也要养家糊口……」

她说了一大堆，又不敢说让我花钱，甚至看都不敢看我。

我深深地吸气再吐气，承诺她我来出。

她没有想象中的欣喜，只是低着头，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。

我很快去给她办转院手续，我爸拦着我说：「你可想好了呀！转去 H 医院，我可没有那么多钱，你要冲动，到时候你来收拾摊子哈。」

我有种想和他大吵一架，却又不知道吵什么的感觉，只是觉得耳朵瞬间冲了一股气，四遭的一切我都听不见了。

恍惚间有什么湿漉漉的东西打湿了我的手，我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流鼻血了。

我爸这才停了下来，我胡乱用手擦了擦，边擦着我的眼泪就跟着掉了下来。

怎么会这么无力？怎么会这么难？老天爷，你真的太不公平了。

我找了很多朋友关系，终于给我妈挂上了口碑很好的医生。

刚给她安排好住院，我去给她买饭。

回来就看到她在哆哆嗦嗦地收拾东西，我问她要干嘛，她说她觉得突然好像好多了，要不回家吧！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

我站在原地不说话，只看着她。

她急得眼泪都掉了出来，双手拉着我：「你知道这要花多少钱吗？这不值得呀！我这么大岁数了，这钱花在我身上就是浪费呀！你太年轻了，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。」

我把饭放下，连续这几天的奔波，我甚至连饭都没怎么吃。明明很饿，却一口都咽不下。

我同她说，房子卖了还有一笔钱。

她抓我抓得很紧，安抚我道：「我知道你卖了房子有钱，可是这钱花在这儿太不划算了，你可以留着给你爸养老，或者你弟弟以后万一……」

她见我脸色冷了下来，又忙道：「留给你自己用也行呀！这医院就是一个无底洞。」

我问她：「妈妈，如果今天生病的是弟弟，要不要治疗？」

「你拿这个比什么？」

我又问：「如果今天生病的是爸爸呢？」

她已经有些生气了，整个人喘气都不匀。

我最后问了一句，「如果是我呢？」

话刚说出口，我就泪流满面了。

我们家的人一直以来是分等级的，我同我妈妈是最低的那一等级，我们就像养的家畜一样，要计算成本和得失，不能做亏本生意。

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怨恨她为什么要生我，为什么生了我又要这样对我。

我也曾对她满怀期待，像别的孩子一样期待着自己的妈妈，希望她可以给我梳头、给我买新衣、给我做饭，会抱着我哄我睡觉。

可是她的目光永远都在我弟弟身上，我仿佛只是个养在家里的帮工。

我永远都记得十二岁那年，她对我的残忍。

那个时候我奶奶身体越来越不好，在农村老家也没有什么医疗条件，就是各个诊所小医院。

最开始是我在照顾，我弟弟去了我外婆家。爸妈在外打工。

那个时候我每天都很担心，怕早上起来我奶奶死掉了。

于是，我总是用手去试探她还有没有气。

然后她也故意吐气声很大，这样晚上我就能听到。

我就知道她没死。

那个时候我经常请假带她去看医生。

最后一个多月，我爸妈回来了。

最后两天，我那些姑姑回来了。

但是那个时候我奶奶很害怕，想找人陪她睡觉。

他们都不愿意，却让我去。

我听到我妈说，万一有传染病怎么办？

这句话我能记住一辈子，从此我再也没有抱有过任何希望。

可是现如今我看着她，突然觉得她比我更可怜，因为她不只看低我这个女儿，她连她自己也一样看低、一样作践。

她都不爱她自己，怎么会爱和她一样的女性身份的我呢？

她不是不爱我，她只是不爱我是个女的。

我不再同她争吵，只是和她说，你们都觉得不值得，那我觉得值得，当然是否治疗的决定权在你的手里，如果你实在要放弃我也不阻止。

但是总归是你的一辈子，我们成了母女，你生病了，我就是卖血也会治你，不看值不值得，只是不想你死。

我说完就出了病房门，掏出一根烟找了个可吸烟的区域使劲儿地吸了一口。

我本来是不吸烟的，可是最近整晚整晚地睡不着，我开始学着去吸烟。

也许是不够熟练，一大口烟将我呛得眼泪鼻涕都出来了。

我借着这个机会，将头埋进膝盖里痛快地哭着。

直到燃烧的烟将我烫醒，我将剩余的烟尾巴熄灭，擦干眼泪去找我妈的主治医生。

八

自从那次我们的谈话后，我妈倒是接受治疗了，只是同我说，你一定要告诉我费用呀！不能让你负债，我今年 50，要是我活到 70，应该也挣得出来，她说这话时有些羞涩，苍白的脸上有些红晕。

我顺势说，对，我现在就是你的债主，所以你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，以后好打工还债。

万幸，我妈的肿瘤是良性的。加上国家的各种医疗政策，我们最后的医药费在我可以承受的范围。

当然我因为这几个月的耽误，还是辞职了。

处理完我妈的事，我前领导居然联系我。

她首先给我道了句恭喜，好在有惊无险，她又热情地邀请我回去上班，并且职位上也有所提升。我最开始觉得很开心，但是经过我妈这件事，我又犹豫了下，只给她说，还有一些琐事要收尾，让我先考虑一下。

快出院的时候，我爸和弟弟来接了我妈。

我弟弟嘴甜地挽着我妈说：「妈，我这段时间可真的是担心死了，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。」

出乎意料的，这次我妈居然松开了他的手，将我死死拉住，我感觉到她握着我的手都在发抖。

在一家人吃饭的饭桌上，我弟再次装作无意间问我怎么打算离婚的那笔钱。他打听了，我妈是良性肿瘤，动手术没花多少钱，他想开个店铺，想让我支持下。

我让他过来，我给他说。

他挪动板凳朝我坐近了些，附耳过来，我看着他讨好我的样子，伸手重重地打了他一个耳光。

「我忍你很多年了！」

屋子里瞬间安静下来。

谁都没有想到我会瞬间发难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忍耐着，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要炸开了。

看见他们两个，再也忍不住了。

我不能打我爸，我还不打他吗？

我不仅要打他，我还要当着我爸的面打。

我弟瞬间发怒，就要动手，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：「林子涵，你今天敢动手，以后爸妈我一丁点的事都不会管，全部交给你。这些年的转款、各种花销我都是有记录的，走法律打官司，后面的也该轮到你了。你试试看我做不做得得到。」

他愣在当场，拳头始终没有落下。

我站起来，又给了他一巴掌。

这次我爸终于忍不住了，拿着手里的碗就给我砸了过来，我本以为一定会被砸到，万万没想到，我妈居然帮我挡住了。

那碗砸得她额头一下子就破了。

我将我妈拉在我身后，冲着我爸吼，但是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，我很艰难地发出声音。

因为以前只要一发生这样的情况，我都会害怕得一动不动，让他打。

好像是记忆里自带的，我长大以后，但凡别人吼我一下，我都会惊在当场，要一会儿才能缓过来，好像身体的记忆就是这样，吼骂之后就是暴打，身体只是习惯性这样。

但是今天，我不想那样了，我想尝试着去抗拒这种感觉，在我的想象里是我利落地威胁他：「你只要敢动手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给你一分钱。」

但实际上是，我说这句话说得断断续续的，用了很大的力气才表述完整，明明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，我却需要握紧拳头，咬紧牙关。甚至于说完这句话，我的汗水都出来了。

而我爸这次的拳头居然真的没有落下来，我明明已经胜利了，眼泪却抑制不住地掉落。

我妈拉着我，快速地走了出去，她走得很快，像是在逃跑。

我像是失神一样被她拖着，好久才反应过来，带她去包扎。包扎完，我们没回家，只是沿着马路边走。

这是第一次，我们两个平静地走路，没有那些激烈的情绪，谁都没有说话。

走得汗都出来了，她才突然感叹道：「说我不该那样对我爸，还有我弟弟，女孩子以后总要靠娘家的。」

我问她：「怎么靠？我爹和我弟能帮我什么？」

她愣在那里，最终只说让我不要像她一样命苦，在我外婆那儿没过过几天好日子，我长大了也不亲近她。

最主要还是说我的问题，说我不爱联系她，说我待她像陌生人之类的。

很奇怪，经常打她的是我爸，吸血的是我弟弟，但是她有最大怨气的人居然是我。

她生病了，我给她找最好的医生、给她生活费、给她买衣服，尽了我所有该尽的责任，可是一如往常，她觉得她人生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我。

那没有我会过得更好吗？

这个问题我没有问她，已经没有意义了。

我问她：「我爸为什么可以打你？你们的结婚证是你的卖身契吗？还是你觉得你的结婚证是卖身契，所以我的出生证也是我的卖身契？因为你生了我，我就该让你放干我的每一滴血？」

「为什么你做饭洗衣、打扫卫生，他像个大爷一样却可以挑三拣四？」

「为什么明明你也是女人，两个孩子里，你却那么痛恨我？」

她愣在当场，连说「我没有没有」，以至于有些语无伦次。

我没有再同她争论这个问题了，送她回了家，我就再次离开了那个家。

S 市租的房子还没退，而我现在也没有别的去处了，处理完这些事，我只觉得浑身疲惫。

回到 S 市，我继续了忙忙碌碌的生活，偶尔也同我妈妈通电话，她抱怨我爸总是骂她，有时甚至动手。

我问她为什么不离婚呢？她马上反应很激烈，说已经这么大岁数了，到时候多少人看笑话，我们就这样的话题掰扯过无数次，到后面我已经麻木了，说随你吧。

S 市比成都对我来说还要孤独，我认识的人更少了，每天都是两点一线。

万万没想到我居然会在逛街买衣服时撞见我老公的出轨对象，那个高傲的女孩子。

我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气焰嚣张地骂着她，那个女人说：「孙萌，你骂我是你爸爸的小三儿，你自己不也是小三儿吗？你装什么清高！」

孙萌原本和她旗鼓相当的气焰一下子就弱了下来，她好像一只被戳中软肋的斗败的公鸡，只是倔强地瞪着眼睛和那个女人对峙。

我原本不想多管闲事，但是看见她捏紧的手心，就想起她曾帮我拖住王伟。

她似乎真的很在意这件事，以至于之前那个高傲的姑娘居然会站在这儿让人骂她。

我突然有些不想这样，可能是在生活里低头太多次了吧，所以不想看她低头。

我就这样走了过去，将她拉住打趣道：「想不到你这样的人也会甘心让人指着鼻子骂！」

她这次出奇地没有回怼，只是低着头。

终究还是不忍心，我低声对她说道：「我从来不认为你是小三儿，如果我都不认为，那么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让你背上这样的名声。」

就这么轻轻的一句话，没精打采的公鸡变成了战斗机。

她抬起她高傲的头，挺直了腰杆。

「你这个做了一辈子小三儿的女人，所以见谁都是三儿，你给我记好了，不管你是小三儿还是小四，我爸的财产都是我的，你再闹腾都没有用。」

那个女人被她气得胸膛起伏不定，转身走了。

孙萌嘚瑟地朝着我使眼色。

我好笑地看着她，不说话。

她才小脸微红，还是傲娇地道：「哼！我当然知道我不是小三儿！」，然后很轻地说了句「谢谢你！」

本来我逛街已经结束了，但是还是被她拉着到处逛街，疯狂血拼。

我终于见识到了有钱人的快乐，如果我这么有钱，那些所谓的乱七八糟的事还算什么呢？我有各种抚慰伤口的方式。

晚上我们找了一家酒吧，两个人就开始喝着酒。

好奇怪的关系，我们这样的经历按理说应该是江湖不见，如今不仅异乡相遇，还坦然相坐。

她直白地问我为什么帮她，我反问她当初为什么帮我。

她撇撇嘴，皱着眉头道：「那个渣男居然敢骗我，不帮你我也会整他的。」

我在旁边小酌，安静地听着她说。

在我离开成都后，王伟特别依赖她，总是不停地同她说想和她结婚，但是即使是那样他都没有坦白过我们这段婚姻的存在，这彻底惹怒了孙萌。

然后她就开始带王伟去她真正的圈子，让王伟陷入进去。

当一个人开始觉得可以不劳而获后，他就再也不想回到之前的生活了。

这招实在太狠了，王伟所有的信念都在这样极端的对比中被摧毁，他只会想要牢牢抓住孙萌这棵摇钱树，就像一株依附于大树的藤蔓，当大树抽身离去，他只能在风雨中趴下。

那些纸醉金迷的生活让他羡慕、自卑又渴望。

她还故意让她的追求者羞辱王伟，然后她再去安慰他。

到王伟已经极度依赖她时，她再一脚将他踢开。

她说完，一脸期待地看着我说：「怎么样，我厉不厉害？」

她喝得已经有点微醉了，眼睛里有些红，里面有眼泪在打转，但是她却用力地瞪着大眼睛，死死不让泪水掉下。

我没说话，抱了抱她。

她终于没忍住，在我肩膀上哭了出来。

「我妈妈会不会怪我？我居然差点做了小三儿，她最近都不出现在我的梦里了。」

她告诉我，她妈妈就是因为她爸出轨，抑郁自杀的。之前都是骗我的，她爸除了给钱都不怎么管她，她妈妈早就不在了。

我不是一个擅长安慰人的人，只能让她靠着我的肩膀哭。

等她哭够了，她才质问我为什么不安慰她。

哎！我一边同情她的经历、感谢她的帮助，一边更同情我自己，因为我明天还要一大早去上班。

她有很多时间和金钱去疗伤，而我这种普通人，只能一遍一遍沉浸在繁忙的生活和工作中，告诉自己都过去了，忘记吧！

经过那次的相遇后，孙萌倒是爱来找我聊天，或者一起玩。

但是大多时候我都在「搬砖」

她也不恼，只是在公司附近闲逛等我。

在一个晚上，她在我的出租屋蹭饭的时候，我接到了王伟的电话。

我小时候得过中耳炎，听觉不是很灵敏，所以我开着免提。

王伟开始问我过得怎么样，有没有新男友之类的。

我有些不耐烦反问道：「关你什么事？」

孙萌安静地给我比了个赞，我正要挂电话，王伟却说：「梅梅，我错了，我好想你！」

我第一次发现我的名字居然能被人念得这么恶心，我忍住我的愤怒道：「我知道孙萌在哪儿！」

孙萌忙放下筷子，瞪着我，做了祈求的动作。

果然王伟那边很快就激动了起来，他马上问我：「她在哪？求求你告诉我好吗？」

说话间居然带了哭腔，我不由得在心里给孙萌点了赞，居然把王伟像训狗一样驯服了。

「王伟，我真看不起你！」说完我就拉黑了他。

孙萌马上将我抱住，讨好地夸赞我道：「梅梅姐刚刚实在是太帅气了。」

随着我和孙萌接触得越来越深，我接触到更多的事，原来她并不像表面那样只知道吃喝玩乐，她有自己的事业，是一个法律援助工作者，只是没什么名气。

法律援助？

我大学学的也是这个专业，但是因为需要积累的时间太长了，我等不了，我家里在等着我拿钱。我被父母养大，他们时刻等着我去偿还债款，并没有多余的时间留给我。

而我刚步入社会，吃住行等都需要自己解决，我得快速站稳脚跟，所以我没有从事原专业，而是去做了一家上市公司的销售。

我仔细看了孙萌工作室目前的状态，他们的优势是有钱，请得了专业的人，但是缺点是不够接地气，尤其是线上运营，各类视频缺乏传播性。

我的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跃跃欲试。

这看起来是一件很冲动的事，我已经快三十了，怎么可以像小孩子一样冲动呢？

我一晚上都没有睡着，脑子里这些年的一幕幕像放电影一样闪过。

我好像一直在往前走，一直在说等以后。

那时候放弃原专业的时候说等我以后有钱再回来。

读书的时候面对想学的画画、想学的游泳，我也是对自己说没关系，等以后，等以后长大了，有钱了就好了。

可是长大了真的好了吗？

我好像一直在看着远方，可是我的生命并不是很长，远方是值得期待，但是真的足以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放弃吗？

而且这么多年了，我并没有等到当年的远方。

我想起了我的妈妈，她为什么不离婚？她在害怕什么？

我想起小时候被人猥亵，可是我从来不敢说出去，好像我才是过错方，我说出去大家指责的会是我一样。

我想起很多很多，还有我闺蜜她小时候被父母打得浑身是伤，从来没有人向她伸出援手。

看着孙萌的网上账号，我竟然不由自主地开始掉眼泪。

心里面有一股很强大的意愿告诉我自己，我想做这件事，如果没有人发声，那我自己可不可以做这个发声的人？

我有些犹豫，毕竟我已经不是那个刚毕业且满怀憧憬的人了，生活早已将我不多的棱角磨平，但是那种渴望在我心里翻涌着，两种念头在我的脑子里打架。

自从那次以后，孙萌来我这儿越来越频繁了。

她现在有时写文案宣传时，甚至直接问我的看法。

我控制不住参与到她的讨论中，说说我的看法之类的。

很多次后，看她的小眼神我就明白她要干嘛了。

就这样维持了几个月后，她居然给我打了一笔钱。

我万分疑惑，她说流量也是有钱的，之前我的创意帮她引流了很多，还接了小广告。

我说你还缺这个钱？她说不缺，但是这就像自己养的孩子，养大了给自己买东西一样满足，而且我们做的那些真的帮到了人。

她给我看粉丝留言，还有很多长长的私信。

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居然还有这样的用处。

这种被需要感，是我以前没有的。

不，我以前只是个赚钱工具，赚的每一笔钱都是为了所谓的以后，和打钱回家。

可是我现在看着那些深夜的留言，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破土而出。

孙萌不知从哪儿掏出了一份合同过来，问我愿不愿给她干。

我有些心动又有些犹豫地说，让我考虑一下。

在考虑的那几天，我不停地去看各大平台上账号的留言。

最终在孙萌已经很不耐烦时，我拿着我拟定了的合同给她。

这一次，不打工，我要做合伙人。

孙萌倒是很诧异，不过还是和我愉快地签了合同。

我开始重新策划宣传，孙萌之前的运营找了很多专业人士，这让账号专业性很强，但是还缺乏一些传播性，于是我在这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。

我根据法律援助的特性，通过短视频故事去宣传。

第一个主题就是家暴。我写的故事是，妈妈受家暴对女儿的影响，女儿花了很多年去学法，只是为了帮助自己的母亲。

可能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真的有太多这样掩藏在平静的水面下的事了，家暴的情节我是根据自身经历来写的，比如因为饭做得不合口味挨打，哪句话没说对挨打，挨打的理由千奇百怪，不！挨打不需要理由，可能仅仅只是喝醉了的发泄。

视频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，一下子在网络上传播，我们的工作室也开始有名气。

完成第一次后，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掉眼泪。

因为有了开门红，我们后面的路顺利了很多，我也去考了律师资格证。

孙萌给我说，因为我们越做越好，有一个做得很好的工作室要同我们联动，我陪她去见了那个负责人。

居然是我大学的学长，周越。

我记得当初我们一起帮一个学妹讨薪，那个学妹的暑假工工资被坑了。

那个时候他告诉我，我们学法的意义就在于此，为弱小者发声。

这么多年了，我才回头刚开始走，而他已经坚持了这么久了。

有了他的帮助，我们很多事情都得心应手了起来。

而我再次接到了王伟的电话，这些年我已经不知道拉黑了他多少个了。

他这次气急败坏地同我说：「你以为周越能看上你吗？你一个离过婚的三十岁女人，人家不过是利用你罢了！」

气死我了，他凭什么一而再，再而三地骚扰我，我马上回怼：「怎么？像你这种人，就是让人利用，白送别人都不愿意！我就是愿意让学长利用，怎么了？我乐意！」说完，我再次把这个电话也拉黑了。

而周越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，他就站在不远处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我老脸一红。

但是想起王伟，依旧让我觉得恶心，于是我和孙萌合计，通过她的圈子给王伟介绍了个富婆。

是真富婆，只是这个富婆是练跆拳道的。

这也算让他得偿所愿了，只要他这次管得住自己。

我拿到律师证一年后，接到的第一笔案子，是我父母的离婚官司。

但是这个官司我接不了，亲属不能接，我只好交给周越。

不过我妈说，如果没有我的改变，她这辈子都不会想到还可以离婚。

在我创业的第三年，我终于在成都买了房子，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，这年我三十一岁。

